

慎子內外

篇

四部叢刊初編子部

慎子內篇

戰國趙人慎到撰

明吳人慎思齊校

天有明不憂人之暗地有財不憂人之貧聖人有德不憂人之危也天雖不憂人暗闇戶牖必取已明焉則天無事也地雖不憂人貧伐木刈草必取已富焉則地無事也聖人雖不憂人之危百姓準上而比於下必取已安焉則聖人無事也故聖人處上能無害人不使人無已害也則百姓除其害矣聖人之有天下也愛之也非敢取之也百姓之於聖人也養之也非使聖人養已也則聖人無事古者工不兼事士不兼官工不兼事則事省省則易勝士不兼官則職實實則易守故士位可世工事何常百工之子不學而能者非生巧也言有常事也今也國無常道官無常法是以國家日繆教雖成官不足官不足則道理匱矣古者立天子而貴者非以利一人也曰天下無一貴則理無由通通理以為天下也故立天子以為天下非立天下以為天子也立國君以為國非立國以為君也立官長以為官非立官以為官長也法雖不善猶愈於無法所以一人之心也夫投鉤以分財投策以分馬非鉤策為均也使得善者不知可

以德使得惡者不知所以怨此所以塞願望也故者通所以立公議也擅術所以立公正也書契所以立公信也法制禮籍所以立公義也凡立公所以棄私也明君動事合理由慧定縣分財由法行德制中由禮故欲不干時愛不得犯法者不得踰親疎不得踰位慧不得兼官工不得兼事以能受事以事受利若是者上無羨賞下無羨時

天道因則大化則細因也者因人之情也人莫不自為也化而使之為我則其可得而用是故先王不受祿者不臣不厚祿者不與人不得其所以自為也則上不取用焉故用人之自為不用人之為我則莫不可得而用矣此之謂因

民雖處而各有所能者不同此民之情也大君者太上也兼畜下者也下之所能不同而皆上之用也是以大君因民之能為資盡包而畜之無能取去焉是故又教於方以求于人故所求者無一足也大君者不擇其下故是不擇其下則為下易矣易為下則莫不容容故多下多下謂之太上君臣之道臣有事而君無事也君逸樂而臣任勞臣盡智力以善其事而君無與焉仰成而已事無不治治之正道然也人君自任而務為善以先

下則是代下負任蒙勞也臣反還矣故曰君人者好為善以先下則不敢與君爭善以先君矣皆稱所知以自廢檢有過則臣反責君逆亂之道也君之智未必最賢於眾也以未最賢而欲善盡被下則下不聽矣若君之智最賢以一君而盡聽下則勞勞則有倦倦則衰衰則復迫於人不聽之適也是以人君自任而躬事則臣不事事也是君臣易位也謂之倒逆倒逆則亂矣人君任臣而勿自躬則臣事事矣是君臣之順治亂之分不可不察也

立天子不使諸侯疑立諸侯不使大夫疑立正妻不使庶妻疑立嫡子不使庶孽疑則兩動動則兩爭兩爭則相傷害在有與不在獨也故臣有兩位者國必亂臣有兩位國不亂者君在也持君不亂矣夫君則亂子有兩位者家必亂子兩位而不亂者父在也持父不亂矣失父則亂臣疑君而無不危國孽疑宗而無不危家今一免是百人逐之非一免足為百人分也由未定也由未定免且屈力而況眾人乎猶免在市行者不顧非不欲免也分已定矣分已定人雖都不爭故治天下及國在乎定分而已矣

君人者舍法而以身治則誅賞予奪從君心出然則受

賞者雖當望多無窮受罰雖當望輕無已君舍法以心裁輕重則同功殊賞同罪殊罰矣怨之所由生也是以分馬之用策分田之用鈎非以策鈎為過於人智所以私寒怨也故曰大君任法而弗躬則事斷於法法之所以加各以分蒙賞罰而無望於君是以怨不生而上下和矣

龍象雲騰地遊霧雲霧需需而龍地與蟻蟻同矣則失其所乘也故賢人而屈於不肖者則權輕位卑也不肖而能服於賢者則權重位尊也竟為匹夫不能治三人而禁為天子能亂天下吾以此知勢位之足恃而賢智之不足慕也大弩弱而勢高者激於風也身不肖而令行者得助於眾也竟教於隸屬而民不聽至於南面而王天下令則行禁則止由此觀之賢智未足以服眾而勢位足以屈賢者也

愛多者則法不立威寡者則下侵上法之功莫大使私不行君之功莫大使民不爭今立法而行私是與法事其亂甚於無法立君而專賢是賢與君爭其亂甚於無君故有道之國法立則私善不行君立則賢者不專民一於君斷於法國之大道也

虐戲神農教而不誅黃帝堯舜誅而不怨及至三五隨

時制法各適其用故治國無其法則亂守法而不變則
寡有法而行私謂之不法以力役法者百姓也以死守
法者有司也以道變法者君長也

君明臣直國之福也父慈子孝夫信妻貞家之福也故
比干忠而不能存殷申生孝而不能安晉是皆忠臣孝
子而國家滅亂者何也無明君賢父以聽之故孝子不
生慈父之家忠臣不生聖君之下

歲甲之國必有兵適市人可驅而戰安國之兵不由寇
起明主之征也誅其君改其政率其民而不奪其財也
故曰戰者憚驚之也明主之征也猶時雨也至則民悅
矣

富之勝貧強之勝弱眾之勝寡安之勝危必也然而貧
生於富弱生於強寡生於眾危生於安

詩往志也書往誥也春秋往事也至於易則吾心陰陽
消息之理備焉昔宓戲氏仰觀象於天俯觀法於地觀
鳥獸之文與土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畫
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文王重易六爻作
上下篇孔子為之彖象繫文言序卦之屬十篇故曰易
道深矣人更三聖世歷三古仲尼之學易也沒身而已
夫王公大人為政於國家者皆欲國家之富人民之眾

刑政之治然而不得富而得貧不得眾而得寡不得治
而得亂則是本失其所欲得其所惡是其故何也不能
以尚賢事能為政也是故國有賢良之士眾則國家之
治厚賢良之士寡則國家之治薄故大人之務將在於
眾賢而已譬若欲眾其國之善財御之士者必將富之
貴之敬之譽之然後國之善財御之士將可得而眾也
況又有賢良之士厚乎德行精乎言謀博乎道術者乎
此固國家之珍而社稷之佐也亦必且富之貴之敬之
譽之然後國之良士亦將可得而眾也故古者聖王之
為政列德而尚賢雖在農與工肆之人有能則舉之高
予之爵重予之祿任之以事斷予之令曰爵位不高則
民弗敬祿不厚則民不信政令不斷則民不畏舉三
者授之賢者非為賢者也欲其事之成就可使治國者
使治國可使長官者使長官可使治邑者使治邑凡所
使治國家官府邑里此皆之賢者也賢者之治國也委
朝委退聽徹治政是以國家治而刑法以正賢者之長
官也夜寢夙興收斂關市山林澤梁之利以實官府是
以官府實而財不散賢者之治邑也委出善入耕稼樹
藝聚粟是以聚粟多而民足乎食故富是時以德就
列以官服事以勞慰賞量功而分祿故官無常貴民無

終賤有能則舉之無能則下之舉公義辟私怨此君言之謂也故古者先舉舜於服澤之陽授之政天下平禹舉益於陰方之中授之政九州咸陽舉伊尹於庖厨之中授之政其謀得文王舉閼夫泰顛於置園之中授之政西土服故當是時雖在於厚祿尊位之臣莫不敬懼而施雖在農與工肆之人莫不親勸而尚意故士者所以為輔相承嗣也故得士則謀不困體不勞名立而功業彰而患不生則由得士也今王公大人有一衣裳不能制也必藉良工有一牛羊不能殺也必藉良宰至於治國家則不使賢者能者在於側則此不肖者在左右也不肖者在左右則其所譽不當賢而所罰不當暴王公大人尊此以為政乎國家則貴亦必不當賢罰亦必不當暴若苟賞不當賢而罰不當暴則是為賢者不勸而為暴者不沮矣是以入則不慈孝父母出則不長弟鄉里居處無節出入無度男女無別使治官府則盜竊城守則倍畔若有難則不死出亡則不從使斷獄則不中分財則不均與謀事不得舉事不成入守不固出誅不強故雖昔者三代暴王桀紂幽厲之所以失措其國家傾覆其社稷者已此故也何則皆以明小物而不明大物也

廟廊之材非一木之枝孤白之裘非一狐之腋治亂安危存亡榮辱之施非一人之力也故人主者以天下之目視以天下之耳聽以天下之智慮以天下之力動是以號令能下究而臣情得上聞百官修道羣臣輔職雖未之明察毫末於百步之外下於水人而不能見淺深非目不明也其勢難觀也故用賞貴信用罰貴必實信罰必于耳目之所聞見則所不聞見者莫不陰化矣有權衡者不可欺以輕重有尺寸者不可差以長短有法度者不可巧以詐偽王者有易政而無易國有易君而無易民湯武非得伯夷之民以治桀紂非得鯀之民以亂也民之治亂在於上國之安危在於政民富則治易民貧則治難民富則重家重家則安鄉安鄉則敬上畏罪敬上畏罪則易治也貧則輕家輕家則危鄉危鄉則凌上犯禁凌上犯禁則難治也故為國之道在富民而已矣昔七十九代之君法制不一號令不同然而俱王天下何也必當國富而粟多也賤而不可不同者眾也罰而不可不用者兵也譽而不可不行者法也小而不可不防者盜也勞而不可不勸者粟也危而不可不備者財也天下之人所共趨之而不知止者富貴耳所謂富貴者

是於物曰夫富貴之尤極者大則帝王小則公侯而已
重不以被哀寔處富闕達則存尊彈故謂之帝王豈不
以載尊樂車馬使旌旗鉞鉞故謂之公侯邪不飾之
以衣冠宮闈羽葆簪珥鉞鉞旌旗車馬皆物也物足
則富貴富貴則帝王公侯故曰富貴者足物滿以足物
者為富貴無物者為貧賤於是樂富貴賤貧賤不得其
樂者無所不至矣是故明王知其然操二柄以取之二
者刑德也殺戮之謂刑慶賞之謂德使人臣雖有智能
不得背法而專制雖有賢行不得踰功而先勞雖有忠
信不得釋法而不禁

據鈞石使為察之不飾識也懸於權衡則釐髮辨矣聖
君任法而不任智任公而不任私任大道而不任小物
然後身佚而天下治

孔子謂子卜子曰高汝知君之為君也卜子曰魚失水
則以水失魚猶為水也故慶赤子者不懷其保純陰者
不懷其御為天下者不懷其民

環淵問曰天有四時水旱飢荒其至無時何以備之漢
子曰土多民少非其土也土少人多非其人也是故土
多發政以清四方四方流之土少安帶而外務輸山林

非時不升斤斧以成草木之長川澤非時不入網罟以
成魚鼈之長不膚不卵以成鳥獸之長凡土地之間者
皆可載之以為民利是魚鼈歸其泉鳥歸其林孤寡奉
苦成賴其生山以逐其材工匠以為其器百物以平其
利商賈以通其貨工不失其務農不失其時是謂和德
夏歲曰小入無兼年之食過天機妻子非其有也大夫
無兼年之食過天機臣妾與馬非其有也成之哉
道行於世則貧賤者不怨富貴者不驕愚弱者不懼智
勇者不陵定於分也法行於世則貧賤者不敢怨富貴
富貴者不敢陵貧賤愚弱者不敢怨智勇者不敢
怨愚弱者法之不及道也

君子取不情不取見汗取不信不取不見信取不取不
取不見用

仁義禮樂名法刑賞凡此八者五帝三王治世之術也
故仁以道之義以宜之禮以行之樂以和之名以正之
法以齊之刑以威之賞以勸之

天地大矣不誠不能化萬物聖人知矣不誠不能化萬
民父子親矣不誠則疏君臣尊矣不誠則卑

興天下于人大事也煦煦者以為惠而克己無德色取
天下于人大難也潔潔者以為污而湯武無愧容惟其

義也

大錦饋紛華所服不過細體三牲大牢所食不過充腹

知以身取節者則知足矣苟知足則不累其志矣
禮從俗政從上使從君國有貴賤之禮無賢不肖之禮
也故孔子言於魯哀公曰人之所以生禮為大非禮無
以辨君臣之位

小人以耳目導心聖人以心導耳目夫德精微而不見
聰明而不發是故外物不累其內

而貴不相事而賤不相使家富則跡族聚家貧則兄弟
離不聽不明不能王不替不聲不能公海與山爭水海
必得之

小人食於力君子食於道先王之訓也故常欲耕而食
天下之人矣然一身之耕分諸天下不能人得一升粟
其不能飽可知也欲織而衣天下之人矣然一身之織
分諸天下不能人得尺布其不能暖可知也故以為不
若謂先王之道而求其說通聖人之言而究其旨上說
王公大人改匹夫徒步之士王公大人用吾言國必治
匹夫徒步之士用吾言行必情雖不耕而食饑不織而
衣寒功實於耕而食之饑而衣之者也許犯問於子慎
子曰法安所生子慎子曰法非從天下非從地出發於

人間合乎人心而已治水者茨防決塞雖在夷狄相似
如一學之於水不學之於禹也

慎子仕楚為太子傅楚襄王為太子時質於齊懷王覺
太子辭於齊王而歸齊王隨之子裁東地五百里乃歸
子不予子不得歸太子曰臣有傳請退而問傳慎子曰
獻之地所以為身也愛地不送死父不義臣故曰獻之
使太子入致命齊王曰敬獻地五百里齊王歸楚太子
太子歸即位為王齊使車五十乘來取東地於楚楚王
告慎子曰齊使來東地為之奈何慎子曰王明日朝羣
臣皆令獻其計上柱國子良入見王曰寡人之得求反
主增憂復羣臣歸社稷也以東地五百里許齊今使來
求地為之奈何子良曰王不可不與也王身出玉聲許
強萬乘之齊而不與則不信後不可以約結諸侯請與
而復攻之與之信攻之武臣故曰與之子良出昭常入
見王曰齊使來求東地五百里為之奈何昭常曰不可
與也萬乘者以地大為萬乘今去東地五百里是去戰
國之半也有萬乘之號而無千乘之用也不可臣故曰
勿與常請守之昭常出景鯨入見王曰齊使來求東地
五百里為之奈何景鯨曰不可與也雖然楚不能獨守
王身出玉聲許萬乘之強齊也而不與則不義於天下

楚亦不能獨守臣請西索救於秦景鯀出慎子入王以
三大夫計告慎子曰子良見寡人曰不可不與而復攻
之常是寡人曰不可與也常請守之鯀見寡人曰不可
與也雖然楚不能獨守也臣請索救於秦寡人雖用三
子之計慎子對曰王皆用之王佛然作色曰何謂也慎
子曰臣請効其說而王且見其誠實也王發上柱國子
良車五十乘而北獻地五百里於齊發子良之明日遣
昭常為大司馬令往守東地遣昭常之明日遣景鯀車
五十乘西索救於秦王曰善乃遣子良北獻地於齊遣
子良之明日主昭常為大司馬使守東地又遣景鯀西
索救於秦子良至齊齊使人以甲受東地昭常應齊使
曰我與主東地且與死生老五尺至六十三十餘萬救
甲鈍兵弱承下庶齊王謂子良曰大夫來獻地今常守
之如何子良曰臣身受命敎之王是常矯也王攻之
齊王大興兵攻東地伐昭常未涉疆秦以五十萬臨齊
尤囑曰夫隘楚太子弗出下仁又欲奪之東地五百里
不裁其縮甲則可不然則願待戰齊王恐焉乃請子良
南適楚西使秦解齊患士卒不用東地復全

慎子仕魯魯使慎子為將軍伐齊取南陽孟子與曰不
教民而用之謂之殃民殃民者不容於堯舜之世一戰

勝齊遂有南陽然且不可慎子勃然不悅曰此則滑釐
所不識也曰吾明告子天子之地方千里不千里不足
以待諸侯諸侯之地方百里不百里不足以守宗廟之
典藉周公之封於魯為方百里也地非不足而儉於百
里太公之封於齊也亦為方百里也地非不足而儉於
於百里今魯方百里者五子以為有王者作則魯在所
損乎在所益乎徒取諸彼以與此然仁者不為況於殺
人以求之乎君子之事君也務引其君以當道志於仁
而已

鄒忌以鼓琴見齊王齊王善之鄒忌子曰夫琴所以象
政也遂以為王言霸王之事宣王大悅舍之右室與諸王
日拜以為相稷下先生皆輕忌以謂設以辭不飲及淳
于髡慎到田駢接子環淵相與往見鄒忌子淳于髡慎
到之屬禮偃鄒忌之禮卑謂鄒忌子曰善說哉為有惡
志願陳諸前聽忌子曰謹受敎淳于髡曰特全全昌失
全全亡聽忌子曰謹受令請謹毋離前田駢曰循膏棘
軸所以為滑也然而不能運方實聽忌子曰謹受令請
謹事左右環淵曰弓膠者幹所以為合也然而不能傳
合疏辨聽忌子曰謹受令請謹自附於萬民接于白狐
裘雖敝不可補以犬羊之皮聽忌子曰謹受令請謹擇

君子母雖小人其間慎到曰大事不較不能載其常任
琴瑟不較不能成其五音朝忌子曰謹受今請謹修法
律而督姦吏淳子斲等說畢趙出至門而面其友曰是
人者吾輩語之概言王其應我若嘗之應學是人必封
不久矣居期年封以邵號曰成侯

鄭同北見趙王慎子侍趙王曰子南方之博士也何以
教之鄭同曰臣南方草鄙之人也何足問雖然王致之
於前安敢不對乎臣少之時親嘗教以兵趙王曰寡人
不好兵鄭同固撫手仰天而笑之曰兵國天下之粗喜
也臣故意大王不好也臣亦嘗以兵說魏昭王昭王亦
曰寡人不喜臣曰王之行能如許由乎許由無天下之
累故不受也今王既受先王之傳欲宗廟之安壤地不
削社稷之血食乎王曰然今有人操隋侯之珠持百玉
之環萬金之財時宿於野內無孟賁之威則慶之斷外
無弓弩之禦不出宿夕人必危之矣今有強食之國臨
王之境索王之地告以理則不可說以義則不聽王昨
戰禦守備之具其何以當之王若無兵鄰國得志矣趙
王顧謂慎子曰寡人之慮不及此也請謹奉教

慎子外篇

戰國趙人慎到撰
明吳人慎懋宣校

古之全大體者望天地觀江海因山谷日月所照四時
所行雲布風動不以智累心不以私累已寄治亂於法
術託是非於賞罰屬輕重於權衡不違天理不傷情性
不吹毛而求小疵不洗垢而察難知不引繩之外不推
繩之內不急法之外不緩法之內守成理因自然禍福
生乎道法而不出乎愛惡榮辱之責在乎已而不在乎
人故至安之世法如朝露純樸不斲心無結怨口無煩
言故車馬不蔽弊於遠路旌旗不亂於大澤萬民不失
命於寇戎豪傑不著名於圖書不錄功於盟孟記耳之
樛空虛故曰利莫長於簡福莫久於安

行高者人妬之權重者主疑之祿厚者人怨之夫行益
高者意益下權益重者心益小祿益厚者施益薄修此
三者人不怨故老子曰貴以賤為本高以下為基

抑高而舉下捐有餘而補不足天之道也江海處地之
不足故天下之水歸之聖人謙卑清靜者見下也虛心
無有者見下也見下故能致其高見不足故能成其
賢矜者不立奢者不長強梁者死滿足者亡飄風暴雨

不終日山谷不能須臾盈

奢者富不足儉者貧有餘奢者心常貧儉者心常富奢者好動儉者好靜奢者好難儉者好易奢者好繁儉者好簡奢者好驕儉者好恬淡

夫耕之用力也勞而民為之者何得以富戰之為事也危而民為之者何得以貴今修文學習法令則無耕之勞而有富之實無戰之危而有貴之尊則人孰不為也古之民未知為宮時就陵阜而居穴而處下潤濕傷民故聖王作為宮室為宮室之法曰高足以辟濕潤邊足以圉風寒上足以待雲霜而露宮牆之高足以別男女之禮謹此則止費時勞力不加利者不為也是故聖王作為宮室便於生不以為觀樂也作為衣服帶履便於身不以為辟怪也故節於身適於民是以天下之民可得而治財用可得而足當今之世其為宮室則與此異矣必厚作斂於百姓暴奪民衣食之時以宮室葺榭曲直之望青黃剡鏤之飾為宮室若此故左右皆法象之是以其時不足以待山饑賑孤寡故國貧而民難治也君實欲天下之治而惡其亂也當為宮室不可不節古之民未知為衣服時衣皮帶芟冬則不絀而溫夏則不絀而清聖王以為不中人之情故作詣為衣服之法冬

服絀之衣絀且煖夏服絀之衣絀且清謹此則止故聖人為衣服適身體和肌膚而足矣非榮耳目而觀惡民也當是之時整車良馬不知貴也剡鏤文采不知喜也故民衣食之財家足以待旱水山饑者何也得其所以自養之情而不感於外也是以其民儉而易治其君用財節而易賄也府庫實滿足以待不然而兵革不頓士民不勞是以征伐不報故霸王之業可行於天下矣當今之王其為衣服則與此異矣冬則輕煖夏則輕清皆已具矣必厚作斂於百姓暴奪民衣食之時以為錦繡文采雕曼衣之鏤金以為鉤珠玉以為佩女工作文采男工作剡鏤以身服此非云輕煖輕清也單財勞力單歸之於無用以此觀之其為衣服非為身體皆為觀好是以其民淫僻而難治其君奢侈而難諫也夫以奢侈之君御好淫僻之民欲用無亂不可得也君實欲天下之治而惡其亂當為衣服不可不節古之民未知為飲食時素食而分處故聖人作諸男耕稼樹藝以為民食其為食也是以增氣充虛強體通腹而已矣故其用財節其自養儉民富國治今則不然厚作斂於百姓以為美食易恭蒸炙魚鼈大國累百器小國累十器前方丈目不能徧示手不能徧操口不能徧味冬則陳冰夏

則錫鍾人君為飲食如此故左右象之是以富貴者奢
侈孤寡者凍餒欲無亂不可得也君實欲天下治而惡
其亂當為飲食不可不節古之民未知為舟車時重
任不移遠道不至故聖王作為舟車以便民之事其為
舟車也全國輕利可以任重致遠其為用財少而為利
多是以民樂而利之故法令不怠而行民不勞而止更
用故民踊之當今之王其為舟車與此異矣全國輕利
皆已具必厚作歛於百姓以飾舟車飾車以文采飾舟
以針鏤女子農其紡織而脩文采故民寒男女離其耕
稼而惰利鏤故民饑人君為舟車若此故左右象之是
以其民饑寒並至故為姦吏多則刑罰深刑罰深則國
亂君實欲天下之治而惡其亂當為舟車不可不節凡
回於天地之間包於四海之內天壤之情陰陽之和莫
不有也雖至聖不能更也何以知其然聖人有傳天地
也則曰上下四時也則曰陰陽人情也則曰男女禽獸
也則曰牝牡雄雌也真天壤之情雖有先王不能更也
雖上世至聖必蓄私不以傷行故民無怨宮無拘女故
天下無宮夫內無拘女外無實夫故天下之民眾當今
之君其蓄私也夫國拘女累千小國累百是以天下之
男多實無妻女多拘無夫男子失時故民少君實欲民

之衆而惡其寡當蓄私不可不節凡此王者聖人之所
修節也小人之所以遠使也儉節則昌淫佚則亡此五
者不可不節夫婦節而天地和風雨節而五穀熟衣服
節而肌膚和
鳥獸則吟歌哀則攫人窮則詐上好智而無道則天下
大亂
匠人成棺不憎人死利之所在忘其親也
君子之所以尊者令合不行是無君也故明君慎令
好賢之心誠則讒諂利辭無所聞橫諸華室之趾固則
輕風凌而不能傾也植木之根深則繁霜苦雪不能摧
也
環淵問曰士之或窮或達何歟子慎子曰士窮於窮亦
通於窮達於達亦病於達故窮之者所以達之也而達
之者所以窮之也
乏之行也就高難就卑易水之流也難於上易於下人
之情亦猶是也鷹善擊也然日擊之則疲而無金翼矣
驥善馳也然日馳之則疲而無金蹄矣
解解萬鍾之祿於朝臣不能不拾一金於無人之地能
能設百節之禮於廟宇不能不弛一容於獨居之餘蓋
人情每狎于所私故也

不肖者不自謂不肖也而不肖見於行雖自謂賢人猶謂之不肖也愚者不自謂愚而愚見於言雖自謂賢人猶謂之愚

聖人在上賢士百里而有一人則猶無有也王通哀慕亂在上賢士千里而有一人則猶比肩也

堯讓天下於許由許由曰洪水滔天天下民昏墊由不能拯溺秦風沐靡而怨其王職以為天下役不受而逃去往見巢父父曰子若處高岸深谷人道不通誰能見子子故浮遊欲聞求其名譽非吾友也人以讓子州父父子州父曰以我為天子猶之可也雖然我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舜以天下讓善卷善卷曰昔唐氏之有天下不教而民從之不賞而民勸之天下均平百姓安靜不知怨不知喜今子欲為衣裳之服以眩民目繁調五音之聲以亂民耳目王作皇都之樂以愚民心天下之亂從此始矣吾雖為之其何益乎丘宇宙之中冬衣皮毛夏衣絺葛春耕種形足以勞動秋收斂身足以休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遙於天地之間而心意自得吾何以天下為哉悲夫子之不知子也禹讓天下於奇子奇子曰君言佐舜勞矣繫龍門斬荆山導熊耳通鳥鼠首無髮股無毛故舜也以勞報子我生而逸

逸不能為君之勞也於是負妻攜子以入於海終身不返也夫天下重物也而不以害其身又況於他物乎惟不以天下害其生者可以託天下世之人主以貴富驕得道之人其不相知豈不悲哉故曰道之真以持身其緒餘以為國家其土直以治天下由此觀之帝王之功聖人之餘事也非所以完身養生之道也今有人於此以隋侯之珠彈千仞之雀世必笑之是何也可用重所安輕也夫生豈特隋侯珠之重也哉故曰全生為上虧生次之死次之迫生為下

孟子與說齊宣王而不說謂慎子曰今日說公之君公之君不說意者其未知善之為善乎慎子曰昔者鮑已鼓瑟而潛魚出聽伯牙鼓琴而六馬仰秣魚鳥猶知善之為善而況君人者也孟子與曰夫雷霆之起也破竹折木震驚天下而不能使聾者卒有聞日月之明編照天下而不能使盲者卒有見今公之君若此也慎子曰夫聲無細而不聞行無隱而不形夫子苟賢居魯而魯國之削何也孟子與曰不用賢削何有也春舟之魚不居潛澤度量之士不居汙世夫藝冬至必彫焉如時矣詩曰不自我先不自我後非遭彫世者歟天地既判而生兩儀輕清浮而為天重濁凝而為地天

形如彈丸半覆地上半隱地下其勢斜倚故天行捷地
北高故極出地三十六度南下故極入地三十六度周
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畫則自左而向右夜則
自右而復左天依形政運行太虛冲漠之際而無停地
附氣故東於勁風旋轉之中而不墜氣積於陽而其精
外明者謂之日氣積於陰而其魄含景者謂之月體生
於地精浮於天者謂之星星則麗天而左行日月則
麗天而右繞星行磨上磨左旋而繞右行磨疾而蟻
遲故不得不隨磨而左旋焉日經千里晝夜所經謂之
一度仲夏頭東井而去極近則晝長而夜短仲冬踵南
斗而去極遠則晝短而夜長春秋二分日臨於卯酉星
昴宿則跨赤道晝夜平分而中停月如銀丸受日之光
月魄承日故明為兩轍而日食日有時虛故陰為所射
而月食日之行也舒晝夜行一度月之行也疾晝夜行
十三度日月所會是謂食日盈而月縮則後中而朔月
盈而日縮則先中而朔舒前進後退一遠三謂之弦相
與為衡分天之中謂之望以逮及舒先晝體伏謂之晦
日之周天以歲計月以朔計二十八宿日之所經為黃
道橫路天腹中分二極者為赤道日行三百六十度而
歲歲餘度之末周者為五月行二十九日半而及於日

其不足者六日若以不足求其有餘歲得十二日積而
成月則置閏三歲一閏五歲再閏十有九年而為閏七
是謂一章則餘分晝夜百刻而辰周十二故以八
刻二十八分為一時積六分而晝夜五日為候三候為
氣六氣為時四時為年而天地備矣天地相去八萬四
千里冲和之氣在其中四萬二千里已上為陽位四萬
二千里已下為陰位冬至之候陽發於地一氣上升七
千里至六氣則上升四萬二千里而陽至陽位故其氣
溫為春分之節也六氣而陽極陽位故氣熱而為夏至
之節也夏至之候陰出於天一氣下降七千里至六氣
則下降四萬二千里而陰至陰位故其氣涼為秋分之
節也六氣而陰極陰位故其氣寒而為冬至之節也天
地之所以能長能久者以其陽中有陰下降極而生陽
陰中有陽上升極而生陰二者交通合為太和相因而
為氣相益而為氣以此施生之之功此變化之所以北
也
氣之挾故而有質者為陰舒散而有氣者為陽陰氣凝
聚陽在內者不得出則激搏而為雷陽在外者不得入
則周旋六合而為風陽與陰夾持則磨軋有光而為電
陽氣正升為陰氣可乘則相持而為雨陰與陽得助其

望騰則輒隨而為雲和氣散則為露霜雪不和而散則為風氣霜雪陰干於陽而氣薄不能以掩日則虹見陽伏於陰而氣結不能以自收則電降月星布氣陰感之則霜而為霜陽感之則液而為露上寒而下溫則霜不積物上溫而下寒則雨而不水風不宜溫而溫則雨凝而為雪陰凝而陽翕之也雷不當出而出則雷震交擊陽乘而陰乘之也將雨則氣溢而礎潤既雨則氣散而土晦陰附於陽故能聞而受以為水陽附於陰故能直而施以為火天一陽散也而水生焉故凝於天一無非水也地二陰散也而火生焉故應於地二無非火也蒸而在天為雲雨湛而在地為淵泉求於石則擊之而光發求於木則鑽之而烟飛天地初分惟水與火土之所附其氣融結則峙而為山水之所赴其勢蓄洩則洑而為川山氣暮合而為風水氣朝降而為露地勢峻極起自西北故是為東地之高而東距嵩山據地之中而南驚兩山並驅其中必有水而水夾行其中必有山故氣虛而散如沃釜釜往者既消來者復息水流東極其應於月者為朔蓋日為陽精陰之所依月為陰靈朔之所附朔望之際月近於日故月行疾而朔應大朔望之行月遠於日故月行遲而朔應小春為陽中陰生於午而

重朔大而感陽也秋為陰中陽生於子而夜朔大而陰應也一晝一夜而再至亦猶歲之春秋而月之朔望云有此地之至數也地在天中水環地外西游升降不越三萬里春秋過東萬五千里其上升如其數秋游過西萬五千里其下降如其數夏游過南故日在其北冬游過北故日在其南人處坤載如水負舟視星漢回移或升或降莫之覺也

老子曰民不畏死如何以死懼之凡民之不畏死由刑罰過則民不賴其生無所賴視君之威未如也刑罰中則民畏死畏死由生之可樂也知生之可樂故可以死懼之此人君之所宜教臣下之所宜慎

蘭相如既因秦王歸而有矜色謂慎子曰曰人謂秦王如虎不可觸也僕已摩其項拍其肩矣慎子曰善哉先生天下之獨步也然則聞之赤城之山有石梁五仞焉徑尺而通背下臨不測之谷縣泉沃之苔蘚被焉無藤蘿以為援也野人負薪而越之不留趾而達觀者皆暗或謂之曰是梁也人不敵越而若能也蓋運而復之野人立而說焉是接援而不舉目周旋而莫之能矚先生之說秦王也是未親夫石梁之險者也故過已決而不懷未嘗驚於水也視控矜而不憚未嘗中於法也使先生

還而復之則無餘以教到矣

子慎子曰毛嫱西施天下之至姣也衣以皮俱則見者走易以玄鵠則行者皆止

或問孔子之道何所止也慎子曰春以煦之夏以長之秋以成之冬以藏之又何所止哉

環淵問養性子慎子曰天有盈虛人有屯危不自慎不能濟也故養心必先知自慎也慎以畏為本士無畏則簡仁義窮無畏則情稼穡工無畏則便規矩商無畏則貨不殖子無畏則忘孝父無畏則廢慈臣無畏則勳不立君無畏則亂不治是以太上畏道其次畏天其次畏物其次畏人其次畏身憂於身者不拘於人慎於小者不懼於大戒於近者不悔於遠

智之極者知智果不足以周物故愚辯之極者知辯果不足以喻物故訥勇之極者知勇果不足以勝物故怯是以老子曰曲則全枉則直窪則盈弊則新少則得多則惑聖人抱一為天下式

海不辭水故能成其大山不辭土石故能成其高聖人不諱其新之言故能廣其智昔者黃帝立明堂之議上觀於賢也竟有衡室之間下聽於民也豫有告善之旌而主不蔽也禹立諫鼓於朝而備託也湯有總街之廷

親民非也武王有靈臺之宮賢者進也此聖帝明王所以有而勿失得而勿止也若夫高居而遠望深視而簡聽譬之天高而不可極川深而不可測則臣下閉口左右結舌大賊乃發

慎子曰夫道所以使賢無吝不肖何也所以使智無吝愚何也若此則謂之道勝矣道勝則名不彰

萬物所異者生也而同者死也生則有賢愚貴賤所以異也死則有腐臭消滅是同也故生則免舜死則腐骨生則集紂死則腐骨一矣孰知其異哉盜跖曰人上壽百歲中壽八十下壽六十陰病瘕死表憂患其中開口而笑者一月之中不過四五日而已天與地無窮人死者有時操有時之具而託於無窮之間怨怒無異驥驥之馳過隙也不能悅其志意養其壽命者非通達者也

法者所以齊天下之動至公大定之制也故智者不得越法而肆謀辯者不得越法而肆議士不得背法而有名臣不得背法而有功我喜可抑可定可窒我法不可離也骨肉可刑親戚可滅生法不可闕也

善為國者移謀身之心而謀國移富國之術而富民移保子孫之志而保治移求壽祿之意而求義則不勞而

化理成矣

許犯曰數則昔聖帝明王巡狩之禮可得聞乎子慎子曰古者天子將巡狩必先告於祖禰命史告羣廟及社稷圻內名山大川告者七日而徧親告用牲史告用幣申命冢宰而後道而出以還廟之主行載於齋車每舍奠焉及所經王藏四清皆有牲幣歲二月東巡狩至於岱宗柴於上帝望秩于山川所過諸侯各待於境天子先問高年者所在而親問之然後親方岳之諸侯有功德者則發爵賜服以順陽義無功者則削黜敗退以順陰義命史采民詩謠以觀其風命市納賈察民之所好惡以知其志命典禮正制度均量衡考衣服之等協時月日辰遷南巡五月至於南嶽又西巡八月至於西嶽又北巡十有一月至於北嶽其禮皆如岱宗踞反舍於外次三日齋親告于祖禰用特命有司告郡國社稷及圻內名山大川而後聽朝此古者明王巡狩之禮也

性為淫名飲器為爵所以為飲戒也鳴食多墮則老人杖為鳩所以為食戒也鳩行不良借其字為鴟鵂之謂所以為行戒也鸞性耿介畫其形於衣所以為節訓也輪鼎以饗餐食之戒也飾簪蓋以施廣之勸也

墨翟曰衛小國也處於齊晉之間儲貧家之處於富家

之間也貧家而學富家之衣食多則達士必矣今簡子之家飾車數百乘馬食菽粟者數百匹婦人衣文繡者數百人吾取飾車食馬之費與繡衣之財以畜士必十人有餘若有志難則使百人處於前數百處於後與婦人數百處前後孰安吾以為不若畜士之安也

樂由所來者尚也必不可廢有節有侈有正有淫賢者以昌不肖者以亡昔古朱襄氏之治天下也多風而陽氣蓄積萬物散解果實不成故士達作為五絃瑟以采陰氣以定羣生陶唐氏之始陰多濕服而湛精水道壅塞不行其原民氣鬱閉而滯者筋骨悉縮不達故作為以宣導之黃帝令伶倫作為律伶倫自大夏之西乃之阮隃之陰取竹於嶰谿之谷以生空竅厚鈞者斷兩節間其長三寸九分而吹之以為黃鐘之宮制十二簡聽鳳皇之鳴以別十二律其雄鳴六其雌鳴亦六以比黃鐘之宮適合黃鐘之宮六律六呂皆可以生之故曰黃鐘之宮律呂之本

田樂問曰仲尼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何也子慎子曰始吾未生之時焉知生之為樂也今吾未死又焉知死之不樂也故生不足以使之利何足以動之死不足以禁之害何足以恐之明於死生之

分建於利害之環是以日觀玉軌琬象之狀耳聽白雪
清角之聲不能以亂其神登千仞之鉅臨瓊之岸不
足以滑其和夫如是身可以殺生可以無仁可以成
譽聖曰和氏之璧隋侯之珠三棘六異此諸侯之所謂
良寶也可以富國家眾人民治刑政安社稷乎曰不可
所為貴良寶者為其可以利也而和氏之璧隋侯之珠
三棘六異不可以利人是非天下之良寶也今用義為
政於國家人民必眾刑政必治社稷必安所為貴良寶
者可以利民也而義可以利人故曰義天下之良寶也
心者王職之主也制使四肢流行血氣馳騁是非之境
出入百事之門

受人者常畏人與人者常驕人

拯機者與之徑寸之珠孰若一簞之食拯溺者與之方
尺之玉孰若一葉之袍貴賤無常時使之然也

匠人知為門能以門所以不知門也故必杜然後能門
富貴而禮人人無有不教富貴而愛人人無有不親
鷙鳥之擊也卑飛故翼猛獸之搏也須耳俯伏

古者五行之官水官得職則能辨其性味潛而復出合
而更分皆可辨之故師曠易牙品天下之水性味不同
蓋古水官之道法不獨為口腹也

鳥飛於空魚游於淵非術也故為鳥為魚者亦不自知
其能飛能游苟知之立心以為之則必墮必溺猶人之
足馳手捷可聽目視當其馳投聽視之際應機自至又
不待思而施之乎苟須思之而後可施之則廢矣是以
任自然者久得其常者滿

商容有疾老子曰先生無道教以告弟子乎容曰將語
子過故鄉而下車知之乎老子曰非謂不忘故耶容曰
過喬木而趨知之乎老子曰非謂其敬老耶容張口曰
吾舌存乎曰存吾齒存乎曰亡知之乎老子曰非謂其
剛公而弱存乎容曰噫天下事盡矣

公父文伯之母李康子之從叔祖母也康子仕為闕門
興之言皆不踰閭仲尼聞之以為別於男女之禮矣
公父文伯退朝朝其母其母方饋文伯曰以歡之家而
主猶饋胡不自安其母歎曰使僮子備官魯其公乎昔
聖王之處民也擇瘠土而處之勞其民而用之故長王
天下夫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遠則淫淫則忘善忘善
則惡心生沃土之民不材淫也瘠土之民莫不習義勞
也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訓也自上以下誰敢
淫心舍力今我窳也隔又在下位朝夕處事猶恐忘先
人之業況有怠惰其何以避辟吾冀而朝夕修我曰必